

锦屏文学丛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高坡佬

石玉锡◎著



锦屏文学丛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高坡佬

石玉锡◎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坡佬 / 石玉锡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9

ISBN 978-7-221-13604-6

I. ①高…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350 号

策划编辑 / 张良君

责任编辑 / 张良君

封面设计 / 胡开福

高 坡 佬

石玉锡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邮编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会展东
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550081

印 刷 厂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604-6

定 价: 17.00 元



锦屏文学丛书·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

编 委 会

顾 问：孟凡明 刘明波 傅安辉

主 任：朱法领

副主任：范烈梅 王泽梅 王明相

成 员：王宗勋 杨秀廷 罗树发 杨存坚

主 编：王宗勋

副主编：杨秀廷 龙道炽

总 序

锦屏县编《锦屏文学丛书》，编者请我写序，我欣然接受，不敢推辞。我祖籍锦屏，虽然生在他乡，但父亲的故乡之恋、桑梓情怀，自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灵，感染并伴随着我，使我对锦屏的山山水水、乡里乡情、父老乡亲，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眷念。这些年身处他乡，对锦屏的关注与牵挂从未淡忘，但因事务缠身未能为家乡多尽心力。唯以此，略尽绵力，聊表心慰。

“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锦屏是一个以山为锦，以水为屏的绿色王国，“杉木之乡”的美名享誉全国，是清水江木商文化的发祥地。近些年来，锦屏县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仅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可喜成绩，而且还创造和丰富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锦屏文学丛书》就是汲取这块土地精华而生发的文学奇葩。

这套丛书有诗歌、有散文、有小说，涵盖了文学的不同表现形式，集合了锦屏清代以来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爱好者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锦屏优秀文学作品的很好展示，具有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丛书中的作家群体，都和这个小城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情愫，不少作品是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反映，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例如开创锦屏文学先河的清代著名作家龙绍讷先生，丛书收录的《〈杉君子传〉序》我早就耳熟能详，该文借物述人，歌颂了杉木的君子品格和风范，语言优美、论说精辟，寓意深长。还有苗族历史上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

姜穆先生,丛书收录了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读起来散发着浓厚的乡土韵味,甚是接地气。有些作者面孔虽是陌生的,作品也是初次读到,但这些文章所写的风光、人物、民情、习俗,都是我所熟悉的,写的都是我的乡愁,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丛书内涵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讴歌红色岁月再现当年历史的,也有展示小城巨变赞誉幸福生活的,既有故园旧物之思、父母手足之思、人生忆往述怀,又有观察社会、反映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古老风俗的。文笔也各有妙处,有的隽秀玲珑、有的淳朴淡泊、有的轻灵曼妙,有的厚重平实、有的镂金错彩……文章各篇各样,各有特色,但都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溢满真情。这份真情我想是源于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挚爱,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爱。这片热土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巷一寨、一人一物都给了他们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随意采撷其中的一点一滴、一颦一笑,就演变成了丛书中兴味盎然的文章。文章中描述的风土人情和流露的真情真感,不仅拨动了我们的心弦,陶冶了我们的性灵,而且真实地记录和展示了锦屏的光辉历史和美好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家乡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历史纪录。

读到这么多艺术感受和审美价值俱佳的诗歌、散文、小说,实在是非常欣喜。我借此向这些作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希望他们笔耕不辍,继续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为反映时代,讴歌本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更大更出色的贡献。

龙超云

2015年7月17日

序

潘年英

石玉锡新著长篇小说《高坡佬》，我以为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材。去年他在构思要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曾把这名字透露给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高坡佬？这名字好哇！高坡佬，顾名思义，就是指的在高坡地方生活的人。石玉锡家在锦屏高坝，相对于锦屏来说，确实是高坡。我家在天柱石洞，相对于天柱来说，也是高坡。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老家故乡，都被称之为“高坡”，侗语叫“高银”。我们那地方的人也就被称之为“高坡佬”。因此，可以说我们对这个题材的生活内容都非常熟悉。我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说，这个书你要写，你不写我写了。他说，我要写。结果，他真写出来了。

“佬”字在汉语里本义指成年人，并无贬义，但组词后不知为何却略带贬义，而且很奇怪的是，有些地方的人可以称“佬”，有些地方却不能。比如我们经常说“湖南佬”、“湖北佬”、“广东佬”，却不会说“贵州佬”、“云南佬”、“四川佬”。又如我们常说“美国佬”，“法国佬”、“越南佬”，却不会说“日本佬”、“朝鲜佬”、“澳大利亚佬”。对族群的形容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经常说“侗家佬”，却从不说“苗家佬”。

至于为何如此，却很难说得清。在日常语言中，“高坡佬”这个词，作为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是有那么一点贬义的，但作为第一人称，则完全没有贬义，最多是一种自嘲。在《高坡佬》这部小说中，石玉锡基本上是从一种自嘲的角度去描写一群被人称之为“傻卵高坡佬”的故乡人物的。加上“傻卵”二字后当然就有贬义了，但当这话出自他们自己之口时，贬义却莫名其妙自行消失。

《高坡佬》这部小说紧紧围绕着高坝地方一个叫石显恩的老人在地方传统节日“六月六”到来这天请人来帮他“割老屋”（做棺材）的故事而展开，由此牵引出一系列与石显恩相关的人物和故事，从而构成了一个复杂多面的高坝地方生活叙事。这就像是在一个池塘里扔进了一颗石子，由石子的震动而在池塘形成了一圈又一圈的水波浪，进而扩散到了整个池塘。换句话说，石玉锡讲述的石显恩“割老屋”的故事，不过是扔到高坝侗族生活大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头，我们却可以由这颗石头传播开来的能量，看到整个高坝乃至整个北部侗族地区的人们在当下的一种生活状况与精神面貌。

在素来以盛产优质杉木著称而又普遍实施土葬的北部侗族地区，“老屋”的确是老年的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石显恩年纪早已过了八旬，他不可能到这个时候才关心这个问题。那就是说，他原先是有“老屋”的，但被性急先走的年轻后辈借用了。后来他想重新补做，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好木料，就延误下来了。有一天他终于等来了好机会——一对年轻的夫妇因为要移民城市而愿意出让给他上好的棺木木材，他当机立断买下了这些好木料，然后开始谋划做“老屋”的事情……石显

恩显然是最具有“高坡佬”品格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他性情天真，生活朴素，观念保守，为人善良，平日里跟世代代祖祖辈辈的“高坡佬”一样，在高坝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营着传统的农业，因循守旧，安分守己，看不出他有什么远大理想和雄心壮志，但在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却往往比大地方的人们更能表现出民族大义。石显恩就曾在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侥幸逃生后回到老家继续做普通农民，虽说出过国，走到了很远的地方，算是见过了一点“世面”，但其实他对外面世界一点也不了解，退伍还乡后在故乡安安静静地度过几十余年碌碌无为的农夫生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最牵挂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副好料子的“老屋”而已。他周围的亲友和乡亲们，如他的几个弟兄石显贵石显柏等，则表现出过着比他更加逆来顺受的卑微生活，但他们也同样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善良和天真品性——这就是石玉锡要给我们讲述的“高坡佬”的故事——一群生存在西南边地大山深处的土著居民的故事。

《高坡佬》的故事情节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甚至简单到几乎不能完整地复述的程度。但作品却又不是那种没有故事的现代小说，而是处处都在讲故事的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那么小说是靠什么来支撑这十余万字的漫长叙事的呢？靠丰富的枝蔓和细节。小说故事的主干是石显恩做“老屋”，枝节却是跟石显恩有各种瓜葛联系的高坝村人，他的兄弟姐妹，以及兄弟姐妹的子女，以及村上各色人等，人物关系盘根错节，故事纷乱复杂。所以我们在这部作品里看到的，就远不只是石显恩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整个高坝地方的历史和现实。

这部作品跟石玉锡过去的作品一脉相承。首先在内容上还是在讲高坝故事——石玉锡目前出版了六七部作品，内容几乎全部都是讲述高坝地方故事的；其次他继续沿用自己一贯的带有强烈个人风格和高坝方言色彩的语言，执着地追求着一种“地方的”小说创作。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比之于当代中国那些风格极度雷同化的小说作品，石玉锡的小说更具独创价值和意义。他几乎是凭借一人之力，在建构起一个属于高坝地方的独一无二的小小说王国。这个地方讲小点是高坝和“九寨”，讲大点是锦屏，再讲大点是整个北部侗语方言区。有时候他也怀疑自己，觉得这样写下去有没有意义？当他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时候，我总是斩钉截铁毫不迟疑地答复他，当然有意义！我告诉他理由，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有的文化中心被消解和弱化，边缘取代中心，个性代替共性，因此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具有价值。对于我的解释，他似懂非懂，但似乎增强了继续写作高坝地方小说的信心，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高产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多年来，我其实也在坚持写作我的“盘村”故事。但跟石玉锡的“高坝”比较起来，我觉得我的“盘村”还是太小了一点。“盘村”只有80来户人家，人口不到300人，地方也过于偏僻，狭小，所以无论我怎样穷极想象，“故事”实在还是有限。但他的“高坝”不同，“高坝”有300多户，千余人，在北部侗族地区，高坝在历史上算是有名的“大地方”，至少每年七月的“高坝歌场节”，是闻名整个“北侗”的。石玉锡从小生于斯，长于斯，对“高坝”地方掌故和风俗文化，实在了如指掌，滚瓜烂熟。所以读他的小说，我很羡慕他对于笔下

人物生活的那种无与伦比的熟悉程度，简直像是一条钻进了他们肚子里面的蛔虫。石玉锡说他写作这些人物和故事时，几乎就是一种完全的纪实，很少有虚构和想象。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看看他那些信手拈来的完美故事又生动无比的民间语言就可以彻底明白和信服。

我从前对锦屏文人少有接触，对锦屏地方文化也知之甚少，但自从几年前结识了石玉锡之后，我得以多次深入锦屏采风，去过著名的“九寨”，也去过诸如文斗、启蒙、三板溪、茅坪、挂治等著名苗村侗寨，同时接触了一大批锦屏文人。实在说，我喜欢锦屏人胜过我家乡天柱人。锦屏人憨厚老实，未脱农耕文明传统，天柱人聪明智慧，与现代文明接轨较多。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传统的东西多一些。所以我跟锦屏文友也走得更近一些。每次经过锦屏，我都会停车刹一脚，去拜会像石玉锡这样的文友，然后跟他们一起喝酒唱侗歌款门子，不亦乐乎。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常常有一种体验和认识，就是北部侗族的传统文化与文明，到我们这一代人就算彻底中断了，我们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是毁灭者和葬送者，我们是这种文化的守夜人，也是这种文化的最后讲述人——石玉锡的小说，就是在讲述这样一种文化，一种侗族的，传统农耕的，文化，讲这种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守候与变革，挣扎和突围，以及泪眼婆娑，以及摧古拉朽。

2016-8-9 于湘潭

(潘年英，湘潭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目
录

一	/1
二	/37
三	/76
四	/111
五	/148

1

六月初六的清早，石显恩穿一身八大团。

高坝村上几十年没有看见活人穿八大团了。

八大团是绸缎做的长袍寿衣，多是黑的，乌鸦翅膀那么亮黑。有碗大的团寿，八字吉利又常说八仙过海，叫八大团。而四五十年前，办得一件八大团，比当得宰相一般。走客或是过节，老男女把它穿出来，“嘿嘿，回乡的老衣呢，还走得动穿它一回。”穿的说道，欢喜得很。八大团亮眼，又现有家底。到六月初六，一年最热的一天，太阳晒龙。有八大团的就抱出来挂在晾杆上，“嘿嘿，晒过今天就不生虫了。”他们笑道。旁人说一串心羡的贺喜话。“往后穿这么一身富贵的回乡，见了祖宗不晓得有多欢喜。”

今天又是六月初六。团转村寨牵来斗牛到高坝村的斗牛场打斗，还有各个村寨时兴组建的游艺队伍来游行和演戏。

高坝在高山半腰的高崖上，对面的黄门村还在抵了天的山脊上呢。九寨这条岭的村寨都差不多，山高坡陡，谷深路险，古来辛劳穷困，如今倒是变了许多。

显恩大清早穿了一身八大团上下走动，“考老，有喜事是不是。”左右邻人见显恩穿了寿衣，时节火热不说，活人穿死人衣的事几十年不见。想笑，又不笑。显恩八十五岁，很善，只好问是不是有喜事。

“嘿嘿，”显恩笑道，“是有喜事，今天我割老屋呢。”割老屋就是修棺材。

“真是喜事，唯愿你老人家活到一百二十岁。”

当今人没几个信古礼，哪个活得好好的就备办棺材。而显恩那班人，就是他四弟显贵，也早在二十多年前割好了老屋，“放心等祖先来邀去了，嘿嘿。”割老屋的那天显贵这么喜笑，那时候他才五十多岁，病歪歪的要死不死。上班人活得苦，多是短命的，便把“五十不办板，儿孙好大胆”当为教训儿孙的话。板，是棺材的另一个名字。谁家老人等断了气才去忙手忙脚找棺材，那是最不孝也是最没法的穷苦。显恩是老大，早就办好了老屋。十二年前他的三媳妇病死，才三十多岁的三媳，病死了。那时候显恩的老伴彭英鸾还在世。“用你的还是用我的给三媳，显恩。”老伴流了泪问。“用我的。”显恩想也不想就这么定。他的老屋让三媳先用了。显恩晓得老伴的心，老伴欢喜时候，生气时候，向众妇人夸嘴时候，都说“和显恩守了这么一辈子，甜的苦的谁管得那么多，哎呀——，难得他为我办了一副合心合意的老屋。”老伴喜爱，舍不得，哪还去为难她呢。

夜里，鸡还没有叫，显恩早醒了。他又梦见老伴英鸾。英鸾说：“显恩，今天吉利，你割老屋，特意来和你说两句话。”说哪样话，显恩记不得了，或许没有说他就醒了。但醒了之后他一直想着割老屋的事。

“真合呢，是同一根树的料。”显恩先这么想。那是三十多年前英鸾说的话，也是六月初六，真合哪样，英鸾没有说白。合适，合心。不管他，真合就是欢喜。大清早，五十一岁的英鸾穿了一身新衣，忙着家里事务。应付尝青节里亲戚来往不说，那天显恩请大木匠吴江植带着五个徒弟来给夫妻二人割老屋。“哥植，辛苦你们众人了。”英鸾笑道。“有哪样辛苦的，费你们钱米，妹鸾。割了老屋，你们活到头顶长角也用不上，哈哈。”江植回嘴。江植的娘是显恩的大姑，他们是兄弟。

江植和五个徒弟都有了家室，光棍汉和没有男孩的木匠没人请去割老屋。割老屋和造房屋粮仓一样，很在意。木匠要双数，又得在一天里割好。太阳还没有落山，江植他们把两副老屋割好了。粉白的新棺摆在显恩门口的路边。显恩门口又是大路。众人上下都佩服好一对老屋。料好，手艺好，老油杉扯着血丝一样的纹理，确实逗爱。晾到九月，本来砍下几年了的老杉，哪还不干透。显恩请漆匠王承治来漆老屋，先用水牛皮煮的胶打底，再用瓷碗搗成粉，掺在土漆里漆上，斧头砍也砍不动的。备好的老屋放在粮仓下，用稻草包好，用木皮盖住。“没有哪样值钱的，就好这对老屋。”秋里挑谷入仓，或是常时到仓里取谷子，显恩对英鸾说道。英鸾也是这么欢喜。百年回乡，躺在老屋里，比躺在娘的怀里还要放心。

“这下放心了。”显恩说。他的放心和英鸾的放心不一样。“没有哪样事情挂欠了。”这倒也是，显恩自从割好了老屋，年岁不算老，五十三四，儿女满堂，他不紧不慢做着里外的事，种田，种烟，砍柴，割草。傍晚到赵家门前一蹲，抽一袋叶烟，随众人说笑。众人说笑的事情很多，如今的赵家门前早不是往日的情景。花街道没有

了，变成了柏油公路。很多木楼没有了，变成了砖造的洋楼。赵家门前的小石山也没有了，变成了操场。小山顶上半边巨大的石磨也不知哪里去了。那棵村上人叫作猪橘的老树也没有了。反正村上的情景全变了。

“这下放心了。”那时候显恩说，像吟歌那样。有人故意笑他“是啊，你怎么不放心，你有满屋崽女，吃不愁，穿不愁，用不愁，只愁怎么样找得长生不老药，让你莫死。”

“哪个怕死，我是割好了老屋，放心。”显恩说。

这话说多了，赵家门前哪个还在意。年老的相信人死不过是回乡，回客，到另一个村寨去做客。然后又生，又死。反反复复生死，像村上人反反复复往来做客那样。年轻人不信古礼，不信就不信，说也不信。年轻人赌博，嫖娼，吸毒，放债。“要讲良心呢，天地有眼。”显恩这些老班人想教年轻人等句，还没有把话说清，年轻人大笑道“你们懂个卵，高坡佬。”

显恩还躺在床上，胡乱想到这些，笑了笑。又往空着的里边床摸了摸。那边没有了伴，没有了英鸾。从英鸾吹了灯摸黑着爬上这张床的那个晚上算起，他们同在五十多年光景。同在的光景里，都是显恩睡外边，英鸾睡里边，从来没有换过。老伴回乡多年，他也没有往那边占身。只不过往昔的年岁里，他们两人之间夹着一个又一个男孩女孩。夜里孩子哭闹，英鸾哄孩子，喂奶。孩子两三岁还夹在父母之间，成了天河。等孩子到梦里，显恩把孩子搬到英鸾的背后，那种恩爱像做贼。也是，村上的女人们都是这样的。还当新妻的时候装一下嫩，撒几个娇。生养了崽女就很难贪恋恩爱了。孩子一个个长大，男的当家，女的出嫁，没有孩子来当他们的天河，他们又暗